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興縣西山

第一六九〇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百元

骨灰的燒法

晉綏軍區工業部

骨頭是很重要的工業原料，現在各貿易局都收，集中的多了，應該燒成骨灰以後送交工廠，既省運輸，又好使用。

每斤骨頭可燒骨灰半斤到十一兩。燒法和燒石灰的方法一樣：挖一個土窰，窰子大小要看骨頭多少，窰下邊開一個口子準備點火。先把木柴架在底子上一層，再放一層炭，沒炭的地方就多放柴，再上邊滿裝骨頭（不用一層骨頭夾一層炭，因爲骨頭裏邊有油，自己可以燃燒），從底子上點着木柴，直到骨頭全燒完不冒煙了，再放兩天就可出窰。這樣燒，最頂上一層燒不透，出窰時另放着，留到第二次再燒。燒好的骨灰是白色又脆又鬆的塊，打開看，中間無黑心就好了。如有黑心是沒燒透，加到第二次再燒。新骨頭油多，容易燒透，舊骨頭油少，難燒透。所以燒舊骨頭要多加炭。這個方法是五百斤以上的骨頭才合算，骨頭少，可以零星放在做飯的灶內燒就可以了。燒好後如果有好口袋裝，就可以碾成粉，如無好口袋裝，就運塊子，以免混雜東西去。

興縣二五區羣衆響應縣農委會號召
抽出果實幫助山村貧苦農民
並幫助嵐縣一區棉花一千斤

（興縣訊）上月縣農會臨時委員會，根據各區羣衆及工作團反映，一、四、三區山村，地瘠民貧，極感缺乏禦寒衣物，爲此，在天下農民一家人的精神下，曾於月前發出通知，號召在土地改革中果實較多之區村可給一、四區貧苦農民以同情之接濟。通知發出不久，二、五區村代表會，均先後響應，將至本月底，已收到二區高家村農會送來棉花三千斤、蔡家崖棉花八百三十三斤（兩宗）、布一百五十斤（合五十疋），李家灣送來布四十四疋、棉衣被褥等大小十六件、棉花二十五斤，楊家坡送布三十疋，還有其他東西，五區棉花一千五百斤、布一百五十疋，縣農委會迅即根據一、四、三區貧苦程度撥給四區棉花二千四百二十五斤，布一百二十四疋，棉衣被褥等十六件，撥給一區布一百五十疋，棉花一千四百斤，並撥給三區棉花三百三十八斤，此外尚幫助嵐縣一區貧苦農民棉花一千斤。據悉：一、四、三區貧苦農民接到此批幫助物資後，紛紛回信致謝，並誓以澈底打垮地主階級消滅封建平分土地來回答二、五區羣衆的關懷。

九分區地武四七年戰績
殲胡閻匪一千六百餘

（新華社呂梁三十一日電）九分區司令部頃公佈一九四七年地方兵團戰績，稱：我分區地方兵團在一九四七年自衛戰爭中共作戰二百一十次，（一）殲滅胡、閻匪正規軍、地方土頑（治村）等一千六百三十名。其中斃傷七百四十一名，生俘閻匪洪趙縣長兼保警大隊長崔祥、副大隊長徐國民以下官兵八百八十八名，另俘日人梅津（閻匪四十五師一團少校教官）一名。（二）繳獲重機槍一挺，步槍五百八十支（內衝鋒槍五支），機槍及擲彈筒四十五挺，手槍二十七支（內司登槍一支），子彈十四萬一千零五十四發，迫擊砲彈、六零砲彈及擲彈筒彈一千四百三十二發，電線五千三百一十五斤，電話機五部。（三）收復蒲縣、大寧兩座縣城及據點四十一處。（四）七月到十月解放人口四萬二千餘、村鎮六百四十處，土地一萬六千四百九十平方里。目前除靈石之四、五區，洪趙四、五區的邊緣地帶、鄉寧蒲縣邊境之枕頭，尚有閻匪殘部騷擾外，分區全境已無敵踪。

晉南我軍解放安邑
棄城逃竄殘敵被我圍殲中

（新華社晉冀魯豫三十一日電）在我大軍攻克運城聲威震懾下，固守安邑城內閻匪「愛鄉團」張鎰相於二十八日晚間率部棄城逃跑，甫至城郊，即被我生俘一百餘人，殘敵正圍殲中。安邑縣城當即爲我所收。

呂梁我軍
殲閻匪七十餘

（新華社呂梁三十一日電）十二月廿五日晨，我某部於靈石西南四十餘里的南霍園、嶺鎮遭遇閻匪復興鄉公所廿人，激戰後，俘匪七名，斃傷四名，繳步槍六支，機槍一挺，砲彈六發。廿七日，某團一部在民兵戰鬥隊配合下，於臨汾劉家莊全殲閻匪浮山保警隊一個中隊，斃敵中隊長以下十餘名，俘排長以下三十人，繳機槍一挺，步槍二十支，連槍一支。二十八日，盤踞臨汾外圍閻匪保安一、二兩團各一部共七百餘人，南犯我南幸店地區，我某某兩部予以迎頭痛擊，戰鬥一小時，匪不支潰退。我俘匪巡官以下二十六名，繳機槍三挺，步槍十九支，手槍三支，砲彈四發。（劉堅）

擁護人民救星毛主席
鄂豫皖解放軍所到之處
人民紛託部隊代問毛主席安好

（新華社鄂豫皖前綫一日電）解放軍所到之處，當地老百姓紛紛向部隊詢問毛主席近況，並託部隊代問毛主席安好。解放軍某部於浠水白條鄉村召開英模大會時，會場上懸掛毛主席畫像，老百姓聽說這就是毛主席，都爭着來看，一時轟動附近各村，成羣結隊的老百姓趕來拜謁毛主席，並在毛主席像前高呼：「擁護人民救星毛主席！」等口號。許多老頭和老太太合着兩手，向毛主席像作揖。白條英村的老百姓還買了一口肥豬，四十斤酒，持着「擁護人民救星毛主席」的小旗，敲鑼喧天，在毛主席像前行三鞠躬，然後將禮物交給某部，託其轉送毛主席。老百姓說：「多虧毛主席，我們今天才能從蔣介石的死坑裏爬出來，得到翻身，我們一輩子也忘不了毛主席的大恩。」

保德杏嶺村羣衆
給單身戰士分地分房
由農會代爲保管建立家務

（保德訊）三區南河溝行政村所屬杏嶺村，現役軍人張玉英，是個獨身貧農，家裏沒有一個人，自入伍後從來未請假回來過，這次村裏分配果實時就把他忘了，後來羣衆在大會上檢查出來，就派農會主任劉三孩前去幫助，經和羣衆討論，給按兩口人補分了土地十一垧、窰一座、房三間、鍋一口、毯被各一條、棉衣等三件、紅綢六尺、櫃一頂、大甕四個、石槽一斷，大家說：「他現在在前方打仗，由咱農會給保管起來，等他打仗回來，要甚有甚！」（張行憲）

呂梁榮譽隊
自己担炭不用軍勤

（呂梁訊）呂梁榮譽隊堅決執行軍區行署不准濫用軍勤的聯合命令，節省民力。公務班長（二等殘廢）張鳳富同志，領導小勤務員們去担炭，班內郭生堂等同志，每人超過担炭計劃，多担二十斤。休養員鄭三小、李貴元、王玉林、陰起呂、田得勝、張國良、魏云勝、闞志勇等同志在吃過晚飯後，都跑到汽路上去接過小勤務員，替他們把炭担回來，特別是張得順同志，眼睛殘廢只能模模糊糊看見走路，但每次小勤務員担炭，他都跑到離住地四五里遠的地方去接。公務班現一共担過五次炭，共担回三千三百三十九斤（大約節省四十一個軍勤）。今冬不用軍勤，已能自己解決燒炭問題。在公務班同志担炭期間，榮譽隊的同志們互相照顧，親如兄弟。上肢殘廢的同志就幫助下肢殘廢的做些零碎事情，如端菜、端飯、送水等。田得勝、劉鑑儒等同志不到，人齊即把飯菜擺好了。魏智同志自動幫助眼睛殘廢了的幾個同志補衣服、捻毛綫等。（通訊小組）

×　◇　×　◇　×

穆村工作團李保民
欺壓羣衆包庇地主家庭
三區工作團將李逮捕解送縣農會

（本報訊）據離石三區工作團報導：十一月底，三區工作分團正式成立會上，由穆村工作團調來的幾個同志，很少發表意見，後來他們透露出對穆村工作的不滿，於是遂讓他們盡情的傾吐對穆村工作的意見，這樣，村幹部郭占威、高能亮、喬興萬及區幹部張卿、參縣幹部李建寅等才揭發出穆村工作團副組長李保民（三區成家甲人，家庭是地主，混入三分區公安局當幹事，四七年秋參加穆村工作團）壓制羣衆、壓制工作組內同志、包庇地主家庭的許多材料。在工作上，李不與組內同志商量，一意孤行，他個人想怎辦就怎辦。羣衆開會，他給規定下紀律，一次鬥爭地主時，中農白撒扣因爲換地來的遲了，李保民就命令民兵將白捆起，鬥完地主就鬥白撒扣。張卿爲此向他提出意見時，他不接受。生活上，李的表現更爲特殊，經常叫組內的同志給他燒水、買東西，有時半夜散了會，他還叫人給他上街買紙烟。參加工作團的村幹部好像成了他的勤務員，由他隨意支配。有一個時期，李保民害牙疼病，向羣衆要的吃白麵，一回，村財糧幹部實在尋不下白麵，出了二萬四千元本幣才給他買了三斤麵。當他叫地主王承光給他醫治牙疼病時，硬叫村幹部給地主端水喝，侍奉地主。貧農賈至高在街上賣糕，他就叫人家給他一捎的蒸上二合米的糕」，買不好逼絕，輪到他家派飯時，請來吃了一頓糕。這次，成家甲羣衆要清算他家，參加工作團之村幹部王正至對他說：羣衆要清算他父親的底財，他輕蔑的說：「元資來不值錢，一定要要時，用上二斗半穀米給他們買上一個。」羣衆將他父親扣起後，他從穆村工作團回村，強迫羣衆將他父親放出來，工作團通知了他，[illegible]他沒有回工作團，[illegible]到了許多同志的憤慨。十二月初，[illegible]穆村工作團在揭發出這些材料後，三區工作團將上述情況彙報縣農會臨時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應同志，宋應同志寫信給秦力生同志（穆村工作團負責人）要澈查此事，必要時，並可扣押李保民。十二月八日，秦力生寫介紹信，讓李保民回三區，信上說將李保民交由本村羣衆審查，同時又提出「李說與事實有出入」。李保民帶着這樣一封信找到三區工作團負責人張永隆同志時，便質問是誰反映的他的材料，又和參加工作團工作的薛不華同志說：「羣衆對我發意見，全看領導上怎樣處罪吧！」後李某與直接去解決此問題的葛拴大回到成家甲時，因羣衆沒有發動起來，還有很多顧慮，說李是分區「幹部」，會上發表意見的很少，經過解釋，最後才有人揭露了他強迫下公糧，包庇家庭抗交公糧，不服抗勤以及他哥哥李保全欺壓羣衆的一些事實，貧農李懷學痛苦流涕中訴了他被李保民誣爲「特務」的經過，要求撤消李的幹部職位。但當時沒作澈底處理，準備待解決他的家庭問題時一併處理。十二月十八日三區工作團開三天會學習「爲純潔組織而鬥爭」時，討論了李保民的問題，一部份人主張扣起來再發動羣衆，並先交穆村羣衆處理，但一部份人仍在猶豫，不敢表示意見，在工作團負責人之一王斌武同志堅決支持大家的意見之下，才一致決定扣押。

（下接三版）

興縣李家坪行政村農民
公祭反封建先鋒高光武
爲死者報仇兇犯地主孟繼登依法槍決

（興縣訊）十二月十五日，三區李家坪行政村農民舉行追悼大會，公祭被地主孟繼登逼死的反封建先鋒赤貧高光武。今年十月間，馬圈溝地主孟繼登抗拒土地改革，逃避清算，揑造高光武偷了他家的勞榮，勾結竊據村主任職位的富農胡四海等，强迫羣衆開會向高光武進行鬥爭，竟逼得高光武服毒自殺。追悼大會上，靈前擺滿各村農民送來的香紙供獻。二百餘羣衆悲痛的舉行了公祭，祭文中道出了高光武一生所受地主階級的剝削壓迫及被害經過後，說：「光武同志：你不該死，你是最受痛苦的窮兄弟，你是反封建的先鋒兵，今天正需要你來掌權掛印，可恨那該千刀萬刮、狼心狗肺、萬惡的地主，在壞蛋帮兇下，於大翻身的前夜，奪去了你的生命！」主祭人代表會主任劉治華說：「地主把二老高（高光武是老二，羣衆都稱他二老高）害死，我們一定要給二老高報仇，給所有被壓迫的貧苦羣衆爭氣！」工作團同志講話後，死者家屬高且則控訴地主的罪惡：「孟繼登！你家喝了老百姓幾輩子血，還把咪二哥害死，今天要你頂命！」許多貧苦農民都起來控訴，李花林出面作證，說明二老高根本沒偷地主勞榮，要給二老高把偷人的帽子下了。這時羣衆提出：「處死孟繼登，爲二老高報仇！」當即組成人民法庭，進行公審，由劉治華、張成鬟担任審判官，主犯孟繼登當衆供出：誣賴高光武偷人，是因自己倒東西，怕他去報告，才著意害死他。經孟繼登夫妻在口供上親筆劃押後，依羣衆一致要求將孟某執行槍決。接着祭奠過後，舉行遊行示威，全體貧苦農民揚眉吐氣地說：「這一下可把窮人的冤氣出了！」

高光武的一生
——受盡地主階級的剝削壓迫　成爲自覺的反封建的先鋒

高光武是一個受盡地主階級剝削壓迫的赤貧農民，父親租種地一輩子，臨老討吃餓死了，母親喂豬、洗衣、做飯，侍候地主一輩子，後來餓死在馬圈溝，壘在一個破窰裏，被狼撕了一隻腿。高光武自己從十八歲上攬工，一直到四十多歲，過了二三十年的牛馬生活，被摧殘得害下病，地主們就把他拋出門外，再沒人僱用，逼得他担葱販蒜，維持生活。抗戰後，高光武從老家臨縣郭家岔搬到興縣馮家峁開荒，但又遭到該村地主富農的欺壓。幾年來政府貸糧貸款，在這些地主封建把持下，高光武沒有得到什麼帮助，去年因沒柴燒，折了地主一根乾樹枝，主任賀引當（富農）、農幹賀振明（地主）就給他戴上一頂偷人的帽子，非逼他殺上一口豬不行，最後又要「移居證」，逼着二老高哭着離開了馮家峁。高光武移在馬圈溝後，找下保人住在地主孟繼登院內。今年六七月，土改消息傳到馬圈溝後，高光武即自動起來遲睡早起，監視地主孟繼登。當時農會向孟要舊欠公糧，孟抗拒不交，說：「連吃的也沒有」，高光武馬上揭穿他晚上偷吃白麵的事，斥責他說：「爲甚偷吃白麵，不交公糧！」孟繼登倒東西，被高光武發現了，馬上就告訴給羣衆，從此，孟家地主把他視作眼中釘。十月後半月，工作團到達李家坪行政村，孟繼登爲抗拒土地改革，即着意謀害高光武。

地主孟繼登破壞土地改革　勾結壞「幹部」謀害高光武

十月底孟某誣告高光武偷了他家的柴火，竊據村主任職位的富農胡四海和中隊長張紹英（是孟繼登姪兒孟林驚的女婿，張的母親又是孟家的閨女）在孟某的指使下，於十月三十一日强迫羣衆開會鬥爭高光武，會上，胡四海說：「大老婆（孟的老婆）今天報告，說二二老高偷了他勞榮。」二老高氣急了：「如說偷了孟繼登的勞榮，我指上四歲的女子！」胡四海喊道：「二老高！你不要指牲揭吉講迷信！」張紹英拍着棒子說：「你這二老高，因甚馮家峁不叫你住？」「惡霸胡仲才也藉腔：「二老高你承認了吧！」會上誰也不敢嘁氣，只有僱工劉治華說：「還能打幫的寃人家强姦！」最後胡四海看到二老高不承認，就說：「再在孟繼登家開會，對證一下，解決這個問題！」這時二老高在炕上唉聲嘆氣了半天就走了。

高光武被逼身死，群衆忍氣吞聲痛在心裏

開完會，發現不見二老高，張紹英說：「他這種人怕和大老婆尋事去」，馬上打發幾個民兵去找，並吩咐民兵如果尋事，把他扣起來。民兵侯五魁、尙老虎（都是貧農）跑去時，二老高已經服毒，滿炕打滾，侯五魁急叫尙老虎：「你快去報告，他是咱們窮人哩！」尙老虎連門都沒進跑來報告，胡四海說：「由屋他去吧！」後來大家吵嚷的去急救，已經來不及了。二老高臨死前還大呼：「大哥，寃枉！媽，寃枉！」他生前受盡地主階級的剝削壓迫，死後胡四海還罵他：「死他兩個隊也不淡！」事情發生以後，全村貧僱農莫不悲憤填胸，但因當時被壞蛋壓制，大家都忍氣吞聲，痛在心裏。

工作團到村後，群衆痛訴冤情，一致要爲高光武報仇。

到了十一月五日，工作團到達馬圈溝，在貧僱農會上，貧僱農訴說了高光武被害經過，高光武的哥哥高且則痛心地說：「受不下去了」要求報仇，工作團同志當即給羣衆撑腰：「貧僱農不能叫地主白害死，一定要報仇！」同時在馮家峁貧僱農會上也提出要澈底追究。但因當時忙於鬥地主，沒有展開討論，直到這次馬圈溝貧僱農研究支點鬥爭對象時，才提出鬥爭孟繼登，給二老高報仇，各村貧僱農一致認爲：在舊社會像二老高這樣的窮人，不知道有多少無聲無息的被壓制死去了，現在要澈底消滅封建，一定要給二老高伸冤，給貧苦羣衆雪恨。地主孟繼登已依法執行槍決外，胡四海和他老婆扣押清算，張紹英聽候羣衆審查處理。（闞繼烈）

碾子村貧僱農大會上
嚴格批評不純正思想
自私自利的代表被宣佈撤職

（興縣訊）碾子行政村在十二月十八日貧僱農大會上，嚴格批評貧僱農內部不純正思想，並將自私自利的代表撤職。嶺西代表張六女首先指出白旱來和地主封建勾搭的事實：「白旱來去年當主任就自私，咱謀算他也是個窮人，只要改正就好了，就叫他參加貧農團，他也表示願意鬥地主。鬥爭開始，大家檢討和地主封建關係要一刀兩斷，他可說得好哩，原來他是說漂亮話、假積極，思想上根本沒轉變。徵收富農白玉坤長餘財物時，大家說不澈底，他說：『澈底了！』並嚇唬人，替老財們說話，咱當時沒站穩立場，聽上他的話放了，當晚貧農團檢討是聽了狗腿的話，第二次又搖出一百多白洋、四五十件衣服來。」赤貧白銀地補充說：「旱來子開會可說得積極哩，一到細地主他老在後面，放地主的時候，總是搶在人先，我們覺着他不對，不想是吃了地主富農的二毛！」（他私自吃了幾家地主富農五石多糧、七百多斤乾草。）柳葉村張討吃說：「咪村張候秋也和旱來子一樣，鬥爭地主一貫不積極，今年夏天扣起地主張樂和，張樂和賄通了他，就假借村長（他哥哥當的村長）名義，寫假介紹信介紹到縣政府，馬虎虎就把他送到後勤入了伍，不是咱貧僱農追的緊，咱部隊又放進一個壞人，還不知要受多大損失哩！」大家聽了兩村的檢討，一致向白旱來、張候秋進行嚴厲批評。委員會主席張秋兒說：「咱窮了幾輩子（候秋是他的兄弟），你死下人吧，跟地主走咧！今天一窩子敲你的骨石才對！」任萬操痛心地說：「你們也是窮人，爲甚這樣糊塗呢？你們不願意翻身？」」最後，大家一致意見將白旱來開除貧農團，退出私吞財物。讓他們兩個回到本村，在貧僱農會議上好好反省，澈底改正錯誤，如再不改正，就不准參加貧僱農會議。白、張兩人再三表示今後一定改正，接受貧農團領導。會上，李家塔李楊兒等還提出他村代表郭象文、白萬成自私自利，隨便借用鬥爭果實。大家聽了，認爲這樣的代表不能領導分配，經批評後撤職，不應借的東西和竊去的糧食，回本村貧僱農會上檢討解決。（許振湖）

來函更正

編輯同志：本月二十六日登載興縣三區照顧全區調劑果實一稿，其中「龐家岔棉花一百斤、布十疋」，應改爲「龐家岔棉花一百斤」，另寧鎮調劑出的布，原稿寫成一百疋，但調劑到各村的數目是一百一十疋，請改爲一百一十疋。這是原來寫稿時之誤。胡健

保德翟家塔地主收買幹部
王同生包庇地主　被群衆揭發撤了職

（保德訊）四區翟家塔貧農王同生，是個黨員，担任過農會幹事和民兵小隊長，這回土地改革中，地主王九懷想收買他，給他借了小米一斗。王同生拿到地主東西後就和貧農們變了心，他對村裏人說：「王九懷不夠個地主，是個富農。」這時，另一地主王公正聽見了便想：「王九懷借給王同生一斗米，就能收買住，由地主變成富農，我也請王同生吃頓好飯，收買收買他吧！」結果，除請王同生吃一頓飯外，還借給他一斗棗子、四斤豬肉。王同生回來又對羣衆說：「地主王公正沒甚底財哩。」貧農王九虎，馮拉功當面反對說：「底財還有咧！」於是王同生便拿大話嚇唬他們：「我看這次咱村土地改革往那闖呀！咱村的人都思想不對，王九生你要有這思想，非叫你當兵不可！」嚇的王九生再不敢說話。鬥爭地主時，羣衆要打，王同生不叫打。後來三大村農會開會討論，都說王同生包庇地主，不能給羣衆辦事，決定把他幹部職撤了，另外選人担任。（農民通訊員武忠貴）

代縣公商「崇德隆」
清洗惡霸大地主盧學勝
盧某混入革命隊伍，貪污腐化窮奢極惡

（代縣訊）縣區幹部在三查學習中，清洗階級異己份子代縣公營商店「崇德隆」的副經理盧學勝。盧某是代縣的惡霸大地主，抗戰前，家有五十七人，開錢舖一處、當舖五處、雜貨舖糧店各一，總資本擁有三十二萬元。此外在太原、祁縣城內及雅安村共有房院七處，有汾河地[illegible]）二百四十多畝，主要出租，其中有六十畝僱七個長工耕種。盧某十五歲上，即與其他紈袴子弟，成群結夥、玩戲子、跟戲班。二十四年在清源街上騎自行車碰死一個姓殷的八歲女孩，張家到太原告他，判處六月徒刑，盧家用錢買通典獄長，只坐了一個月，而且是白天坐獄，黑夜即坐車回家。抗戰後，混入犧盟會，三九年四月混入共產黨。四〇年六月担任決死縱隊部三科參謀，在一次反掃蕩中，逮住一個鐵匠李瞎子，明知是被拉去引路的，却被他殺害，他自己也承認，這人死得屈。四二年任六分區公營商店「晋源長」經理，象大會坪稅務局長，會包庇第八區地主羅獻瑞種烟，白文地主秦老五種三畝水地烟，並勾通河防某部某負責人私販，前後漁利中飽三千元白洋，與某負責人三七分了。在商店當時常請人吃席。他自己供出貪污過白洋[illegible]元、金戒指三個、[illegible]（其實不止這些）。四三年春與[illegible]通姦，並威脅上級叫批准他結婚，給予撤職處分。四六年任[illegible]經理，在寧武一帶與地主商人[illegible]，並有嚴重貪污，但他只供出貪污[illegible]錢。至四七年二月，在北縣做[illegible]工作，光在第一批生意中即貪污[illegible]元白洋。六月，調至代縣公營商店「崇德隆」任副經理，私藏從五台逃避清算跑來的郭祥瑞，叫運販東西，他吃館子，又給送禮。平素打擊與毒罵商店貧苦農民出身的幹部，他女人小孩常吃商店的餅從來不說，有次貧農出身幹部李還吃了一塊，他罵的狗血噴頭，幾乎被[illegible]。有次他女人從一個牆角裏拿出三尺洋布，硬說是貧農李紅寶偷的，氣得李某痛哭不已。盧某生活極其腐化，常穿着狐皮大氅，和他女人吃飯館子，水菓餅子不離。今年過中秋節，上級不叫打月餅，他私自打了六、七斤月餅。這次把他扣起後，在他家中搜出白洋二十多元、金戒指二個、綢子三丈、洋布八丈、皮毛氅二件、毛衣三件、美國紙烟二筒、手錶、衣服等。另外，還有別的商人欠他許多錢。他鑽在革命隊伍中，吸取貧苦農民血汗，依然過的地主生活。（挺軍）

臨縣各地翻身農民代表
親赴醫院慰問傷病員
縣農會臨委會收到大批慰勞品

（臨縣訊）通訊員林楊、鳳鳴等報導：臨縣各地翻身農民在年關掀起了空前熱烈的勞軍運動。十二月二十九日縣農會臨委會寬敞的大院裏，擠滿了各地勞軍的翻身農民。他們都穿着鬥爭中得來的棉衣和羊皮襖，熱情的向農委會報告自己村裏帶來的慰勞品，六、七個幹部忙得應接不暇。半天以內收到猪羊五十八隻、猪羊肉四千六百五十七斤、白麵千餘斤，毛巾、襪子等零星東西無數。最引人注目的是婦女們做的慰問袋和襪子，結實而又美觀，慰問袋上用五彩線綉着五角星和花朵，襪子口上貼着紙條，寫着鼓勵殺敵的字句。臨縣市翻身市民在一次會上提出勞軍時，貧僱農都爭着自報，三天內就集款六百多萬，縫起七十九個慰問袋，慰問袋上綉着「送前綫戰功英雄」「殺敵勇士」「學習模範」「愛民模範」等字樣，有的貧僱農不會綉字，拿到裁縫舖去扎。北門外一家用梅花綉成一個戰字。慰問袋中除放有各種食品、日用品外，還裝有針綫，給前綫同志縫補衣裳。每個慰問袋中都有慰問信，熱情的報告着他們翻身情形。六十多歲的高成元老漢在信中寫着：「自我活這大年紀，也沒有看到窮人能坐天下，前幾年給人攬工也不要，現在選了我翻身委員；分果實時坐在頭層層裏，不是咱毛主席領導，我老漢還能當翻身委員！」最後他説到要用一切力量支援前綫，共同消滅敵人。全市慰勞品重要者有猪羊肉五百三十斤，活羊二十隻，綫襪一百五十一雙，毛巾七十三條，骨筷十雙，還有海參、海帶、蘭等物。陳莊原計劃買兩隻羊慰勞，後來大家說羊太瘦，買了一口猪，又由大家湊用山藥、胡蘿蔔等菜蔬，給翻身委員帶着去慰問傷員。

現全縣各地勞軍代表，在縣農會臨委會領導下，組成勞軍小組，攜帶慰勞品及慰問信於當日分赴本縣境內各醫院慰問傷員。慰問信原文如下：

全體光榮負傷的休養員同志們：

為了沖滅地主封建勢力的總根子——蔣介石，為了保護咱們鬧土地改革，你們在前方風吹雨打日曬夜露，克服了無數困難，打了很多的勝仗，消滅了大量的敵人，在那些英勇堅苦的戰鬥中，你們光榮的負了傷（得了病），今天我們代表臨縣全體群衆向您們致熱烈的敬禮！

同志們！水有源樹有根，我們老百姓雖然在村裏鬧土地改革，可沒有一天忘記你們。過去我們受地主封建勢力的剝削壓迫，自己勞動得來的東西，叫地主富農剝削走了。咱們窮人也是人，可叫封建勢力把咱們壓得氣也不敢喘。今天，在毛主席號召和你們的保護下，我們展起身子抬起頭來了，把壓迫剝削咱們的地主打垮了，把站在咱們頭上的惡霸推翻了，從他們手裏要回了我們幾千年的血汗。現在我們都有了地土有了窰，還有了衣服……，要什有什了。這眞是往日作夢也沒想到的事，要是沒有你們在前方英勇犧牲，就沒有我們的大翻身。在這新年當中，我們代表全臨縣老百姓來慰問你們，看望你們，並帶來了很少的一點東西，作爲新年的贈禮，俗話說「瓜子小又小，內藏一片心」，這是表示咱們老百姓的敬意。

最後希望你們安靜休養。等傷好了，重上戰場，你們在前方消滅大蔣介石大閻錫山，我們在後方消滅村裏的小蔣介石和小閻錫山。咱們樹根子也砍，樹枝、身、梢子也砍，大家齊動手，把封建勢力和封建勢力的總根子——蔣介石都消滅完。祝

你們早日健康！

臨縣縣農會臨時委員會
十二月二十九日

神池公安局保衛隊
貧僱農戰士當了家

（神池訊）公安局保衛隊經過三查運動，貧僱農戰士階級覺悟提高，將隊內階級異己份子清洗出去，自己選出班長，嚴密管押地主罪犯。當縣農會臨委會宣佈解散縣委縣府，扣起封建集團份子時，保衛隊貧僱農戰士一致認爲：「不扣起這些壞蛋，貧僱農永遠不能翻身！」大家並揭露封建集團份子：「四大幹部」之一的張敏（前公安局長）剝削戰士的罪行。貧農戰士靳尘柱等幾個同志談到：「這些壞蛋不但剝削群衆，還剝削戰士，四三年上邊發下菜金，不買菜給戰士們吃，張敏把存下來的十幾萬菜金不知落到什麼地方去了！上邊規定他沒馬子，他把生產資本買的騎馬。」貧僱農戰士柳滿有說：「這些壞蛋根本不是爲群衆辦事，他們是爲自己辦事哩！去年政府沒收漢奸的東西，好東西好衣服，價錢便宜的都叫一、二科的地主『幹部』買走了。」貧僱農戰士在揭發封建集團的罪惡後，隨即審查保衛隊的成份。大家提到班長高榮（富農）是「班蓋子」，他一說話就罵人，柳日旺洗臉用了一下他的肥皂，叫他罵了一個，兒陳鈞洗臉錯拿了他的手巾，也被罵了他一頓。平時他和工作員孟占増經常下街閒游，沒人敢說，別人下街他就罵，，大家對他非常不滿。經過這次審查，將六個地主富農（內班長一）清洗出去，送回本村交群衆處理。內部整理以後，大家討論今後的工作，柳日旺說：「我們人少了，要做人多的工作，吃一點苦沒關係，沒有事務長咱們選吧，沒有伙伕大家担水做飯！」最後大家就選出農田豐當事務長，貧農靳尘柱當班長，決定衆人幫助伙房做飯，大家很高興，靳尘柱等同志說：「我們過去認爲給公家當兵，時常想什麼時候能夠回家呀？現在的思想不一樣了，認爲是給自己當兵，給貧僱農當兵，不願意回家了。」由於階級覺悟提高，工作積極性大大加強了，過去押送犯人下五寨要走三天，現在靳尘柱、三保元等一天半就趕回來了。對看押犯人也非常注意，帶哨的常到晴址和監獄附近巡視，看守的也比過去警惕，過去少數犯人隨便到司法班去，現在任何人不能隨意進去，對犯人檢查也很認眞，從犯人邢六破褲內搜出大煙。（神池保衛隊）

劉老婆回家

弱雨

十七八年以前，與家塌的年成不好，劉海撓在本村連個攬工處也尋不下了，一家四口人，少吃無燃，看看就要餓死。兩個娃娃都還不懂人事，整天扯住海撓老婆的襖襟子，餓的號哭。海撓老漢，急得出來進去，問不下個營生，他常聽人說：「人離活，樹離死。」也許離動上個地方，能有半碗稀米湯。於是他「見廟就磕頭」，不知央告了多少人，最後才在五十里外的杏嶺子村託人，問下個攬工處，海撓老婆聽說要離門在外，心裏有些不願意，她覺得在本村，雖說上無片瓦棲椽，下無立錐之地，可是投奔出去，又怎樣過活呢？但窮日子逼着，不想走也得走，兩口子辭別過了幾家本家戶和窮親戚，引着兩個娃娃，揩着眼淚離開了與家塌到杏嶺子去了。一路上她想：「出去個闖上個三年兩載，有口糊糊米湯時，就全人全口的回來吧。」

誰想窮人走到甚地方，也還是受窮，劉海撓自從來到杏嶺子，沒明沒夜的給地主動彈，依然還少不了個忍飢受餓。大兒能給人家放牛了，二兒年紀還小，實在指望不上，爲了減輕他年老力衰的負担，他不得不硬着心腸，把二兒給了人。海撓老婆看着自己親生親養的兒子給了人，淚圪且淹了心，可是紅口白牙，每天起來要個吃上的，與其在自家餓死，倒不如給了人，逃他的小命。這件傷心事剛過去，又一件不幸的事發生了：那年冬天，海撓老漢給地主馱炭回來，凍的得了病。沒有幾天，就死下個「紅棍」（死了沒衣服穿的意思）。海撓老婆和她的大兒，號哭着，把屍身上包了一捆乾草，央請了幾個窮人，就這樣埋葬了。海撓老漢一死，留下海撓老婆母子二人，日子更難過了。不多時，抗戰開始，閻錫山的土匪隊伍，退下來亂搶老百姓，把海撓老婆的大兒子抓去了，海撓老婆從此就討了吃。後來大兒子因受不了匪軍的虐待，逃了回來。海撓老婆滿希望又有個活路了，誰想「人在家裏坐，禍從天上來」，村裏一家地主丟了東西，硬誣賴是她的大兒偷的，捆呀打呀的嚇唬他，她的大兒被威脅的害了怕，就上了吊。一家人出來四口子，死的死了，給人的給了，最後只留下海撓老婆孤苦零仃一個了。地主、閻匪害得她家破人亡，冷凍受餓的日子，折磨着她，把兩隻眼也氣瞎了。她瞎摸黑揣的沿村乞討，有時候幾天也不見一顆米。地主富農們要推磨時，就把她找來，她肚扛磨棍推上一天磨，只能賺的吃一頓飯，用她比使牲口還便宜。她常禱着「天可憐，教我老婆子快些死了吧！早死一天，少受一天罪！」

土地改革在杏嶺子開始了，一切都變了，站在地主富農們的門前要爺爺告奶奶乞討的海撓老婆也活出來了。海撓老婆聽人給她唸過「告農民書」，她知道村村都鬥地主，到處都照顧貧苦人，這下又打動了她十幾年前回家的念頭，村裏的貧僱農們留她並且安慰她說：「天下農民一家人，今後你留在這裏，也短不了你穿，短不了你吃，衆人都翻身，不能叫你受困難。」海撓老婆一面感激羣衆對她的好心好意，但自己是瞎了眼的人，本村還有些本家親戚，所以還是要回去。大家也覺得「老婆一定想回就回吧，咱們照顧的把她送回去，也算了了她的一場心願。」於是大家就商議了一下，從鬥爭果實中先給了她一身新棉衣，從頭到腳都換了個一嶄新。又給了她有牛腰粗的一捲鋪蓋，另外又給了她幾個月的口糧，又派了兩頭毛驢，臨走時候，羣衆送到她村口，她把村裏的地主，誰欺負過她，誰娃打過她的事，一件一件又囑咐了衆人，鬥爭會時，替她出一出氣，衆人一一記下。扶她騎上驢，海撓老婆長出了一口氣，打着驢子向着與家塌老家的路上走去了。

×　×　×

神池邵家窯貧苦兒童
街頭村口監視地主

（神池訊）邵家窯二十個貧僱農男女兒童組織起來，在街頭村口監視地主的活動。十月中，太平莊地主魏福元企圖逃跑，路經邵家窯，被放哨兒童扣住；十月五日晚，該村跑了地主李有梅，跑了幾天，又回來躲在草房裏，被查戶口的兒童發覺後從草堆裏搞出來，那傢伙拿石頭威嚇，企圖再跑，後來兒童團和貧農團終於把他抓回來。大人們在鬥爭武家惡霸地主女人時，兒童們就幫助接收地主的東西，女兒童檢查女地主，男兒童檢查男地主，地主女人、娃娃穿着厚棉衣（破爛棉衣裏面套着綢緞棉衣），帶着手鐲耳環等銀器，他們將地主女人的棉衣脫了，手飾摘了。一天內就接收衣服四十七件，又針二十七根，被子一床，還有手鐲耳環和其他零碎東西，全數交貧農團登記保管。兒童們在一個月內，一連鬥倒了五個小地主惡霸，貧農兒童馬四小指着惡霸地主兒子武侃說：「你叫我給你抬草，抬完沒給你掃淨，你就打了我一頓。我餓得不行，在你地裏挑苦菜，你說我壓倒莊稼，又打我一頓！」貧農女子張二掛控訴韓三小欺壓貧苦兒童的事實：「今年我們窮人餓得不行，到你地裏挑苦菜，你把我的籃子、籃子都扔了，你們地主吃的窩窩吃膩，你連苦菜也不叫我們窮人吃！」鬥爭後，兒童們更加強監視地主的活動。（常佩體、張俊英）

×　×　×

石盤頭貧農團來信
要求追回魏常順的退伍証

編輯同志：

一九四五年曾在石盤頭駐過的教導團給養士魏常順，年四十一二歲，河北人，今年十一月十九日去石嶺子（可能是××××部）領得退伍証，二十五日又去興縣縣政府，自稱領退伍小米，路過石盤頭和富農牛候紅吸洋煙、飲酒吃肉，勾留四天，並和牛候紅結爲「拜識」，竊盜了赤貧李××（字跡不明——編者）的財物。之後，牛候紅又從中挑撥，說李丟東西是因爲幹部不負責，把李的仇恨，轉向幹部。這完全是牛、魏兩人定計破壞。現在牛的問題我們已經處理了，剩下魏的問題，我們詢尋月餘，終不知去了什麼地方？看了十二月二十一日報上軍區行署關於嚴格審查復員軍人的聯合指示後，我們特此登報要求：

一、魏常順退伍如係屬實，希望發給他退伍証和發給他復員小米的機關，追索查辦。

二、希望農民弟兄們，在此土地改革深入中，提高警惕，嚴防這種壞份子和地主富農勾結破壞。

興縣石盤頭貧農團主席馮玉山、劉改英、牛猪牙。　十二月二十三日

（上接第一版）

成家甲「羣衆」給他做的「鑑定」，質問三區工作團對他的反映「從何而來」。要求縣農會及穆村工作團「加以追究」。看這張「鑑定」時，懷來羣衆會上痛哭流涕控訴，要撤李保民幹部職的李懷學，也在「鑑定」上簽名，讓他繼續當幹部，這斷然是李懷搞的鬼。經詢問，原來這張「鑑定」的底稿，就是他自己起草的。此時三區工作團，乃毅然將他逮捕，解交縣農會臨委會扣押，以便充分發動穆村及成家甲羣衆徹底清理。現將從成家甲羣衆及公安分局一同志所了解的一些村料發表如下：四五年徵公糧時，李保民家裏說村幹部辦得不公道，他家裏太重，李保民回來，就找村主任李懷力，叫給他家下公糧，要是不下，就要到三地委打官司，肩着硬給下了，貧農李懷學對此很不滿意，李保民就和村幹部們商量，整李懷學的「特務關係」。區長鄧宗厚知道後，給李來信勸阻此事，李把桌子一拍說：「他當他的區長去吧！做「鋤奸工作」不行。」把李懷學叫來整了幾次，後來李懷學逃跑出去，想跳崖自殺，因想到家裏的人，又回來，最後寫了悔過書才算完結。在李保民的包庇下，他全家男女都不服罪勸，一次因爲軍勤太多，村幹部讓他父親去了一回，李保民回來就「罵了個倒運」，羣衆說：「李保民的父親這幾年，漂上他兒子抗交公糧，對村人要饃度，霸氣的多了。四三年李在西滑做反奸工作時，挪裏有一百多戶人家，整的只剩幾家沒有問題，有幾十家人家被逼得搬離了本村。在石仮溝因反奸逼死一條人命。解放中陽城時，一個閻特送了李保民一個金戒指，李竟將他釋放。

第三天早晨李保民來了，並且拿着

蘇魯豫皖解放軍
攻克考城商水周家口
殲滅敵一千三百五十餘人

（新華社蘇魯豫皖前綫三十一日電）解放軍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夜十時，經四十五分鐘戰鬥，解放考城，殲敵整編六十八師輜重營及四個保安隊共千餘名。

（新華社蘇魯豫皖前綫三十一日電）豫皖蘇軍區解放軍，於二十二日收復商水城，生俘僞縣長以下二百五十餘人。二十五日再克周家口，解放軍僅輕傷戰士一名，俘蔣匪百餘名，繳獲迫擊砲一門、擲彈筒十個、輕機槍一挺、汽車八輛、馬車四輛（按：該地均爲第二次收復）。

（新華社蘇魯豫皖前綫三十一日電）解放軍騎兵部隊於二十四日晚在漯河北八里之小商橋附近，殲俘土蔣匪五十餘人，繳長短槍五十七支。

冀魯豫地方兵團
汶河北岸殲敵一千二

（新華社晉冀魯豫一日電）遲到消息：我出擊運河東岸之冀魯豫地方兵團，上月十三日攻克東平縣城後，即進入汶河北岸，掃蕩蔣匪。十九日，在白家屯、鄭莊一帶，將敵七十三師十五旅包圍，展開激戰。濟南匪首王耀武急派一一二旅，在兩架飛機掩護下，由濟南出援，當被我軍擊潰。此一戰役，於二十日勝利結束，計斃傷敵二三四團團長馬振鐸等以下一千零七十五名，生俘營長陳玉先以下二百零七名，繳獲輕重機槍二十七挺，步馬槍二百餘支。

濱海中共地委指示
開展年關政治攻勢

（新華社華東一日電）濱海中共地委及軍分區政治部，於日前發出新年年關對敵政治攻勢指示，指出在我全面反攻及膠東萊陽大捷影響下之自衛戰爭第二個年關，蔣匪更感內戰前途黯淡，思家厭戰情緒，比任何時候都嚴重，爲我開展政治攻勢瓦解蔣僞之極有利時機。並指示宣傳要點：（一）我一年半以來自衛戰爭的光輝戰績，南下解放軍開闢與建立廣大的解放區，蔣管區人民的廣泛反蔣鬥爭，並聯系本區鬥爭的勝利，指出蔣軍必敗，人民必勝的前途。（二）廣泛宣傳雙十節發佈之四大文件，並着重其中對地主及蔣方黨政軍人員的政策。（三）宣傳蔣賊一年來賣國殃民的各種罪行。在宣傳方法上，要針對具體對象，採取有效辦法，如多運用羣衆的與蔣軍士兵本身的語言，聯系敵僞切身利益，激發其反蔣思家情緒等。指示最後指出：要使此工作做好，還須在幹部中克服不重視政策觀點和軍事攻勢與政治攻勢脫節現象，可在各縣設立對蔣軍來歸招待所，對於覺悟來歸之敵僞人員，政府與農會應適當安排，或組織立功組，進行教育審查，開展蔣僞立功贖罪運動。

民變武裝
活躍滇黔桂
蔣匪無兵可調慌張異常

（新華社陝北一日電）據上月二十八日津報透露：滇、黔、桂邊境邱北、廣南、興義、安龍、西隆、西林等縣，有民變武裝羅日郵部活動，蔣匪西南（重慶）行轅慌張異常，已急令三省蔣匪當局設立「聯防指揮所」，妄圖藉此「清剿」該處民變武裝。又桂西南民變武裝一股千餘，進據龍津（龍州）附近，蔣匪桂省當局無兵可調，只能派民團前往招架，焦急異常。

（新華社陝北一日電）據蔣區訊：滇民變武裝近極活躍，沿滇越鐵路箇碧石支路之開遠、箇舊、建水、石屏及附近之屏邊等縣廣大地區，有民變武裝許世好、龍永和、白正貴、白小七及熊如正等部，共有人槍千餘。本月中旬，進行反「清剿」，已獲勝利。熊部並曾於十月十七日一度進入邊縣城，在街上遊行示威，對市民及商家絲毫無犯，蔣匪政府恐慌異常，不敢過問。

保國民議會通過法令
工業礦山銀行國有

（索菲亞訊）保加利亞國民議會二十五日三讀通過工業、礦山及銀行國有化之法令。法令規定一切私人企業，除合作社、作坊與屬於公共團體之印刷工廠外，均須收歸國有。私人企業主如能證明忠於國家者，可以公債賠償其損失。法令通過時，全場議員與場外數千羣衆齊聲歡呼。各地工廠工人於聞悉決議後，已紛紛召開會議，對政府沒收資本家與剝削者的工廠企業，一致表示擁護，並保證全力提高產品質量，且進一步展開勞動競賽。索非亞公民大會決議稱：此事「具有歷史意義，它保證保國在政治上與經濟上之獨立」。

蘇英正式簽訂
商務協定草約

（塔斯社莫斯科訊）根據十二月十二日英商務大臣威爾遜在蘇京談判所獲之一般原則協議，蘇對外貿易部長米高揚與英駐蘇大使彼得遜領導的英國商務代表團，已於二十七日正式簽訂蘇英兩國間關於商務與貸款救濟協定的草約。根據這一協定，英國政府修改了蘇聯償還戰時信用借款的條件，即自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起，借款年利減爲五厘，至於尚未償還的一年貸款以及將來借貸的一切款項，其償付期限將延長至十五年，而且償付將自第四年開始，平均分成十二年步付。同時，關於第二次大戰英國對蘇聯所交換在貨物和服務作的服務，英國政府除極少數例外者外，聲明放棄一切要求。另一方面，蘇聯政府自一九四八年二月至九月，供給英國七十五萬噸穀物，英國則供給蘇聯以木材、工業機械、鋼木工廠以及電力廠和其他工業設備，並須於短期內供給蘇聯第一批窄軌鐵路路軌。此外，英方同意幫助蘇聯購買羊毛、橡膠、錫、可可、咖啡及其他物品。此外，蘇英兩國政府同意於最短期間，繼續討論英蘇聯的問題以錫供給蘇聯的問題。此一協定僅是發展蘇英兩國商務貿易談判的第一階段，雙方同意蘇英兩國政府代表將於明年五月以前再度會談，以便在互惠的貿易基礎上，達成更長期與更擴大的商務協定。

×××

意大利民主市鎮代表
召開大會保衛民主
成立民主市鎮同盟爲自治而奮鬥

（羅馬訊）意大利正深入的展開保衛民主的運動。十二月廿七日，在佛羅倫斯（意北）召開的意大利民主市鎮代表大會，有五千個市鎮的市鎮長及各民主羣衆團體代表出席。大會發表宣言，指出大會目的，在於恢復傳統的「民主市鎮同盟」，並爲改造各市鎮機關，使之成爲保衛與發展意大利民主主義的有效工具，以及以民主路綫恢復國民經濟而奮鬥。宣言聲明：這些市鎮的自治雖然已爲憲法所認可，但正遭到反動政府非法殘酷的干涉及反對，因此，本同盟之當前任務，就是團結各市鎮，爲其真正的自治而奮鬥。爲了貧苦階級的利益，各市鎮應改變預算及財政機構，舉辦公共工程及建築房屋，以解決失業及無家可歸者的問題。大會一致通過成立全國「民主市鎮同盟」，以指導各民主市鎮的活動。大會並選舉了該同盟的臨時委員會，意大利許多最重要城市的市鎮長及市議會議員及各市其他著名領袖，均被選爲該臨時委員會之委員。

因美帝扶植與蔣賊媚外
日本擴大侵略我漁業

（新華社陝北電）日本侵略我沿海漁業之活動，已因美帝國主義之扶植及蔣介石之賣國媚外而日趨擴大，致沿海數百萬漁民及中國漁業界，面臨極嚴重之威脅。據二十五日上海漁業界消息：日本漁船侵入我領海捕漁者，數量日多，範圍日大，長江口外已屢次發現侵入捕漁之日船。本月七日，蔣匪農林部所屬中華水產公司之華鯨輪，曾在東經一二三度三十三分北緯三十一度（按在佘山東南）發現鐵壳日漁船兩艘，船名十五號德廣丸。本月二十三日，蔣記中國漁業公司續在北緯二十二度東經一二五度（按在佘山濟州島之間），發現日本鐵壳拖網漁輪十餘艘，從事捕漁。上海漁業界已對此表示抗議。一般指出，日本日益放肆地侵略我國漁業，是蔣介石仰承美帝旨意的結果，一九四六年五月間，蔣匪政府曾應麥克阿瑟要求，與「盟總」訂立協定，准許日本漁船四十艘在中日間公海捕漁，即爲目前日寇大舉侵略我沿海漁權之張本。

運城西郊
我擊落敵機一架

（新華社晉冀魯豫電）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三時，蔣匪戰鬥機一架，在運城西郊投彈，爲我解放軍擊中，墜落於我解放縣境內，爲當地人民武裝所俘。

「老母豬」半天還鄉夢
（華東通訊）

這是蘇中如皋縣一個富有戲劇性的暴露封建面目的紀事，已編爲劇本，爲農村劇團輪迴在全縣各地演出，有「戲中戲」之稱，它深刻地教育了羣衆認識封建勢力復辟陰謀是如何的狠毒險惡，應該如何提高警惕，來對付封建僵屍和游魂。

老母豬（綽號）原名吳晉康，是該縣東橫家埭一個封建大惡霸，由於他只有一條綫樣的獨眼，人們又稱他「蛇眼三爺」。復査中，他一心想投奔到親戚蔣匪自衛中隊長王學山那裏，好去進行還鄉復辟。

十月二十九日，他跑了一夜，天剛亮，摸到靠如（皋）新（生港）公路的老虎莊時，碰到看哨的民兵，他問：「這是什麼村莊？」一當聽到回答是「老虎莊」時，他喪氣地自語：「不好，摸了一夜，又摸到新四軍窩裏來了。」民兵們機動地走近去安慰他：「老爺，不礙事，我們是清鄉隊。」一面指着一個穿黃褂子的說：「這就是我們的鄉隊副」。老母豬狐疑了一會，就相信了，往地下一坐，就罵了起來：「土匪多壞呀，我家的東西都被分光了，我正想上學山那裏去，你們要幫我報仇呀。」民兵們一聽，斷定是反動地主，想投敵，並進而請教他的姓名和住址，客氣地招待他吃飯，同時，告訴他王隊長（指王學山）今天出發向西清鄉去了。當時，另一個民兵忙跑到東橫家埭，將全部情形告訴了指導員和王村長，東橫家埭便立即被化裝成一個蔣匪的「清剿營部」，全莊戒嚴。

不一會，四個僞裝鄉隊員的青年氣喘喘地跑去，向老母豬報告：「老爺，王隊長、盧區隊副今天掃蕩東橫家埭、九龍口，匪軍的鄉指導員、村長、老百姓一個也沒有跑掉，王隊長特叫我們來接你老人家回去當保長。」老母豬聽罷，尋烟桿一火，就三步併作兩步的跟着來人，向家奔，一面來一面罵：「入娘的，我得了勢，看是誰鬥爭誰呀。」一進莊，看見村長門口擺滿了東西，他手一摸說：「那個少掉了我一點東西，看他怎麼過關。」再跑，看見他的豬子從誰家鑽出來時，他咬牙切齒地說：「誰動了我一根豬毛，我要他償命。」「營部」到了，一個高個子起身笑臉相迎：「老王回來了，你可認識？」「假老母豬說：「先生，我不認識。」清鄉隊員馬上介紹說：「盧區隊副」。「那是鄉長。」二人便命令說：「既然老王來了，把犯人帶上來審吧！」這時，消息傳遍了全莊，二百餘羣衆興奮地集合起來「看排戲去」，他們都一聲不響地互相丟着眼色，站在門外。

第一個被帶上的是村長和指導員，爲使門外羣衆聽得更清楚一些，盧區隊副對老母豬說：「我的耳朵被砲聲震聾了，你說話要看點，才聽得見。」老母豬連連稱是。他一見被綑的指導員，就狠聲地說：「他就是指導員，他們人頭兒，他還有支盒子槍（其實是沒有）」。盧區隊副吩咐士兵：「把他（指指導員）關到房內去，給他一頓毒打。」老母豬得意：「你今朝認得我啦？你會分田分東西啦。」當在房內正假裝打對兩個女同志時，老母豬聽得聲不對，他在外面發問：「這不是打在肉上的聲音呀！」盧區隊副故作慈容，把執法的士兵罵了幾句，裏面真的打了幾下，老母豬便聽，點點頭說：「這倒不錯」，便深信不疑了。

盧區隊副再問莊上還有那些壞人，老母豬搶着說：「多啦，多啦，民兵婦女還有馬四奶奶……」立即將馬四奶奶抓來，跪下，頂着兵汚辱而自鳴得意的神氣說：「你分了我兩件衣裳，還穿在身上，扭呀扭的屁股，不要洋在路上，今朝你可領着婦女向我要錢啦？」當盧區隊副問怎樣處置這些「犯人」時，老母豬殺氣騰騰地說：「指導員、馬四奶奶兩個要刀殺，鄉長村長饒他得個全屍活埋，其餘十幾個民兵把點苦給他們吃了，再槍斃。」門外的羣衆聽了，個個舌頭直伸。

談到村裏治安問題，盧區隊副叫老母豬當保長，他說：「我年紀太大了，又不認字，不如叫我大兒子做副保長，叫我小兒做正保長。」盧區隊副表示尊重他的意見。於是他又轉過來拍盧的馬屁，他說：「你們國軍都辛苦了，我們也要收點捐，弄幾隻肥豬來慰勞慰勞你們。」

老母豬得了勢，立即召開村民大會，準備正式提刀，並慰勞「國軍」。此時，盧區隊副驟然卸去僞裝，對老母豬說：「你再仔細看看我是誰？我不是蔣匪派來的什麼盧區隊副，我是民主區政府裏的……」這一驚非同小可，把老母豬嚇得眼睛直瞪，民兵一擁而上，將他細綑起。馬四奶奶指着他罵道：「你好毒呀，你當了半天假還鄉團，就這樣威風，要是你真的投靠了蔣匪，全莊的人還不都給你想滅掉?!」憤怒的人羣裏響起一陣喊打聲，有的則大聲說：「田雞要命，蛇也不饒，留下他，還有我們了」